林居漫錄

林居漫錄卷之三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昔之論官常者輙曰持廉秉公予則以為必能持廉而後能秉公果其四知自畏一介不苟行已堅茹蘖之操卻餽抗懸魚之守則風紀肅矣威望震矣諂媚邪佞屏矣干謁請託遠矣凡用人行政一出天日之衷何偏何私之有故秉公者居官之本而持廉者又秉公之本也

問安民之要曰懲惡務嚴除惡務盡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則善者信音伸矣故欲保安善類必先禁伏兇人

予爲諸生時遠近從遊者甚衆多有取科第去而竟不相聞者惟周茂實則數候問通慇懃可謂不背本者今在銓曹日孜孜以推賢植善爲事又可謂知所務者矣

泰誓論容賢利國之臣而傳以爲似房玄齡又

論妨賢病國之臣而傳以爲似李林甫吾輩讀書至此誰不忻然有慕乎房而有憾乎李耶及一旦當路則勢利薰心謟佞入幕端人正士日遠日踈而擯斥戮辱隨之有不蹈林甫之覆轍者亦寡矣可怪也夫

父母年高人子耽戀祿位不肯歸養者非孝也即歸養矣而又有奪其情者如江纘石親未終而起用爲人所奪者也予歸未久而親終爲天所奪者也惟陳心抑侍御錦堂戯綵幾

二十年真天倫之至樂即王公之貴晉楚之富豈與易哉此之謂大孝

問蘇子瞻云古之君子憂治世而危明主夫世巳治矣何憂主巳明矣何危曰此君子防微杜漸之意也開元之世豈不稱治開元之主豈不稱明未幾而治者亂矣明者昏矣日中之運可常恃哉方今憫時悼俗者常在江湖之士而無挽回之權安危利災者常在廟堂之臣而無挽回之志則憂危之苦詞未可一

日不陳于
黼座前也
李明鰲有理煩治劇之才而本之以和平行之
以鎮靜守吳三載不動聲色而地方安之可
謂宜民宜人者矣獨處浦烈婦一事未協公
評錫山諸搢紳多爲誄傳詩歌以白其寃且
歸咎于徐侍御夫烈婦之死慘毒異常而又
以姦情反誣其父兄人理滅矣侍御大雅士
屑爲居間乎卽李公亦偶爾過聽要不可執

微瑕而訾連城之璧也

蔡虛臺標格清雅器宇端凝治兵吳會不詭不隨百度維貞四郡又安真一方之福曜也且折節下士有古人風尤足尚云

或問子取善有恕有嚴何也曰予無所長惟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故有以全善取者有以終善取者皆完德也又有以一善取而不問其全者有以始善取而不討其終者皆未必其爲完德也間有完德君子而或致不滿之意

則所謂望之深故責之備竊取春秋之法也
知此則録中所載有恕有嚴併可無疑矣
本朝自設科以來鼎甲三名俱入政府者惟嘉
靖壬戌而申王二公同郡人相繼居首揆又
皆極一時之榮遇尤爲希覯云
隆慶戊辰科拜相者七人前此未之有也而北
山陰秉公持正以道事君有古大臣之風焉
至若儀庭黄大宗伯物望咸歸枚卜未及天
不想其丰采云

或問天下何日得太平曰方今朝多横政而又
無輔弼以爲之匡救野多横民而且有搢紳
以爲之護持澤不究于氓隸法不行于奸宄
竊懼夫太平之無日也

做好人終有好日何若不做好人做不好人終
有不好日何樂要做不好人

先是有武弁道貫溪遇盜盜首張某入考成例
中兩院求之甚急乎初至上人授指欲以他
盜當之時獄中盜七人内有張姓者主吏請

曰此足以塞責矣予辯其寃竟釋之曰殺人
媢人吾弗忍也後年餘安仁獲夥盜而張其在
其中
予初至貴溪時真人張國祥内倚逆保外倚江
陵相威傾搢紳藉修壇廟移巡道行縣取護
宅民兵百名于繳且檄云安有勞吾民于七十
里之外爲一左道豎子守者且是役也不許
干擾有司奉有
旨矣違　旨不敬勞民不仁不可與也兵使朱

雲岳見之恚甚然卒寢之
條編法未行時公家事無大小悉取辦里甲至
竭產不能給近條編法行始一切裁省間亦
有款額未載費出無經者猶然責之予爲貴
溪乃盡爲革除自催徵勾攝外里甲無煩絲
毫焉及予應
召行諸士民呈院請刊立板牓以永遵守馬中
丞定守批其牘有一歲所省何啻千金之語
云

予少時讀范希文嚴先生祠堂記卽忻然有仰止之思矣及出守貴溪過富春始獲瞻先生道貌而起敬起慕低廻而不能去也繼觀察武林尋視學政乃檄有司修葺先生祠宇又置田二十畝以遺其後人而題其壁云炎興既遷雲臺亦傾巍巍釣石千古崢嶸

通于法之外者大臣之度拘于法之内者小臣之守（予署武選篆事多破格難行本兵數以為言以此復之云）

兩司體面素重近則陵夷之極矣予出僉浙臬

楊本菴語予曰藩臬之體惟浙中頗尊拜經過臺省及銓曹只如平交若他省則投官銜帖易服色矣往陶泗橋為中州左轄有一侍御經過泗橋約同列如浙中體拜之侍御怒送下程不受泗橋曰安有我輩送而不受者卽令擡入廚中侍御益怒送至儀門大聲令發出都閫轎以泄其忿泗橋陞任仍復舊由此言之陶公可謂持正矣而竟至大宗伯人之功名自有定數諂屈權要何益哉

胡澹菴高宗封事是宋朝第一奏疏楊焦山分
宜彈文是
本朝第一奏疏于常常朗誦之不覺意氣激昂
若祖將軍擊楫渡江時
令甲官員陞除差遣俱避原籍邇來查馬監屯
江漕諸差獨不避令本土有司行庭叅而同
鄉姻親呼公祖可乎哉間有不類者甯緣爲
奸利報私怨又可乎哉
孟雲浦講學修行中州名士也壯歲無子最後

庶生一子甚珍愛之偶外出歸則其妻已殺之矣雲浦不勝忿恨悲痛觸庭樹傷而殁噫婦人妬悍至死其夫斬其嗣惡不容誅矣昔賈充妻疑乳母與其夫淫殺之其子竟不食他乳而死事頗相類然賈充宂人宜得此報而雲浦善人亦遭此毒則天之不可知者也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納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可出者也可

無懼哉故人能謹身守法則禍門常杜能淸心寡欲則患門永塞

往部院臺省論張鯨事予已誌其槩矣近聞之一賢者則云中有他謬巧焉鯨嘗發馮保之奸而與蒲州善諸公之論鯨夫有所授之也若并論緹帥籍衆惡也又論執政設反間也不然則諸公未嘗以去就爭國家大事而乃合詞以攻一閹居中丞馬侍御素不與執政相左而今以一閹故訟言以攻之哉此說極

確予初特據邸報録之而孰知人情險詐若此乎

孟子論相道云人不足謫政不足閒一以格心爲主此本論也予則謂第可責之稷契皐夔伊傅周召之儔耳若在後世則若口之藥石豈可廢哉惟當宣其大者置其小者宣其要者置其緩者如關係宗社之安危國家之理亂雖痛哭流涕以陳之死生去就以爭之亦非激也不然而默默容容以自完而藉口格

心之論則是伴食之流可謂大臣歟
天下之最可醜者無如口正而心邪面是而背
非陽義而陰利若而人也表裏參差蒼黃反
復奚啻泱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而已耶嘗
謂眞小人易知其害小僞君子難知其害大
肰非深辨而痛絶之將令君子反無以自見
而小人且得以藉口其爲世風名教之蠹也
豈淺淺哉
戊寅歲予遊天目放于淨玉時李及泉守雲川

來訪予亟返棹李公追及之曰何見拒甚也與語遂懽洽可謂萍水暫逢金蘭契合者已嗣後雖崇卑顯晦殊致而雁帛魚書未嘗不貢相望于途中也予入丘曹公開府薊門數餉予予悉辭不受曰大丈夫相知以心豈以物哉

方江陵當國楚中自撫按而下無敢與其父抗者李公以侍御清戎獨正席抗禮江陵虰之因補外予之重公而顧在下風也以此公已去世數年撫今追

昔戚慨係之矣

易曰閑有家悔亡夫家之不閑禍亂且隨之雖悔無及也慶封盧蒲易内而亡族祁勝鄔臧通室而殺身宋朝召而不保其子馮都寵而不保其宗若此類可勝道哉以是知大易之訓直可寶萬世也嘗觀史稱賢士大夫必曰内行修又曰内行淳備而閨門之内若朝廷則搢紳之軌儀在焉彼帷薄之羞多自豔妻頑童始可弗戒歟

庚辰冉元江陵子世傳臚之日公自閣中歸方
飲酒懽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開函則內
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
野鳥爲鸞欺君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
已亡去矣此四句蓋宋人以刺秦檜者也
武弁樂綱始倚梁永之勢以網利終訐梁永之
惡以脫禍奸之尤也綱與永共事則其所開
列無一虛矣戕人性命劫人財物姦人子女
窮兇極惡擢髮難數而撫按前後諸疏曾未

能得其一二何也不知耶不敢耶噫稅璫之為梁永者多矣撫按旣不知不敢而又無滇中之火盡其黨類而焚之何怪乎四海之困窮也

嘉靖初彭澤爲文選郎以貪縱入察籍而素諂永嘉得留用躐遷太常卿而徐崦西以少宰署部事澤欲代其位嗾門客詹畋以選法不公劾之澤僞作崦西書貽永嘉求解願以黃精二百斤白蠟二百斤爲壽永嘉以聞乃下

崦西詔獄削籍銓部會推少宰首列澤名時
上意嚮夏文愍不允會薛大行偘言國儲事與
澤商之澤曰須先白相君乃可索薛疏稿示
永嘉曰此夏桂洲意也間一日詣薛詭曰相
君見稿稱善可亟上之及疏上
上震怒逮薛詰責主使永嘉與澤堅執文愍薛
備極楚毒不承
上命廷鞫之薛奮筆書曰以
皇上之明且爲太傅所蔽況薛偘之愚宜爲彭

澤所欺獄上

上若曰張孚敬之休休有容之量蹈戚戚忌嫉之風着致仕彭澤小人往來搬鬪是非發邊衛充軍噫微

世廟神明英斷孰能大快公論如此若澤也始而破格超擢附𢦏嘉也終而被罪謫戍亦附求嘉也殆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歟是足爲傾險小人媚權干進者之戒矣萷精謂蕭金白

蠓謂白金

諸敬陽觧小人行險僥倖云媚權以僥倖今世之富貴固小人也可鄙甚矣佞佛以僥倖來世之富貴尤小人也可笑何如斯觧極妙第恐士大夫之學禪者聞之羞且恨耳抑又有爲媚權而佞佛者小人之行險僥倖也亦何所不至哉

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怪得羅一峯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大有關繫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爲主

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臯疏則入江陵他事而筆力亦不及一峯乃氣節則似過之二公皆真正英雄予雖不獲見一峯而與南臯同榜且相契亦生平之幸也然二公俱擅千載之名而齎一時之遇豈非天哉

内外大計各有款目然必與其人行事相當斯足以昭公道而服人心耳竊謂論人者如論其貪則惟指其事攘取民財論其酷則惟指某事戕殺人命而不謹不及浮躁之狀不可

入矣論其不謹則惟指其事有干清議大玷生平而貪酷不及浮躁之狀不可入矣論其不及則惟指某事弛廢不理鞭策不前論其浮躁則惟指某事侮慢自賢輕率自用而貪酷不謹之狀不可入矣今也撫按臺省既槩行糾劾而銓司又漫無主裁如以貪酷不謹去而中有不及浮躁事則見以爲太重以不及浮躁處而中有貪酷不謹事則見以爲太輕且藩臬大吏一涉贓跡便辱官常而猶從

降調又何顏居方岳之上任風憲之責而表正庶寮也哉　嘗謂旣論贓私止當問其有無不當計其多寡多固應黜也寡亦應黜也乃彈章之墨未乾而已列薦剡左遷之席未煖而仍復舊物名藉憐才實開倖竇丁未大計藩臬以貪去者僅李徽猷一人而兵部郎以閱視叙功免奪誥命是何法紀乎大槪每次考察惟以資格爲低昂以世情爲取捨網漏吞舟勒弛罷駕其不足以昭公道而服人

心也無慼已

海虞令留震臣性狠政苛杖斃多命陞刑部主事以病請告歸至姑蘇驛而病甚欲亟行而舟若或繫焉數人推輓之不動數十人推輓之亦不動自午至晚竟不得行中夜死矣豈非海虞怨鬼守之耶噫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父母官肆于民上以縱其淫哉必不然矣

曹仰鈞剛正按楚中論横豎侃侃不撓有埋輪之風第對兩司不發一語太着色相耳李中

石則折節遜詞惓惓問民瘼詢官常最得省
方之體而誤聽劉憲副庚之譖幾劾沈繼山
復
命亦不薦何心哉余視學政時劉守紹興聞其
以持正偃蹇禮貌有加焉而晚節竟不終及
轉憲長以細事拘馮司成子不至令隸人并
拘司成司成方食忿甚噎死未幾劉亦死意
者得請于
帝乎

今天下吏治日靡其病在法不行故勢要干之則不行苞苴入之則不行夫人臣奉天子之命儼然位士民上而士民相與明神奉之慈毋倚之吾乃不能爲國家持三尺而乃以私心上下其手城社之奸横行閭閻之若莫控不亦靦顏士民上哉故欲天下治安須盡得執法之臣一切以桂後惠文彈之然後可幾爾

國家富有四海而恒若不足其故何也語云山

陵之材竭于野火滄溟之水涸于滿卮此善喻也毋論其遠若頃者寧夏之役費帑金二百餘萬播州之役費帑金二百餘萬朝鮮之役費帑金七百八十餘萬豈盡以飽士哉半以入督撫司道將領之囊橐而督撫司道將領又以其半遺當途貴人爾以至諸邊之軍實各官侵漁無筭矣而且以饜醜虜之腹水衡之料價司官乾沒無紀而又以填宦豎之壑此皆國用之所由耗也而大司農乃早暮皇

皇請發内儲徵積逋抑末耳盍亦正其本乎丙子秋術　有語予當中第五名閒數日則日落下四十名已而果然此一驗也又曰公他日仕途遇好人必相契遇小人必相左然公面有觸氣敍即小人謀害反受其殃及予踐歷内外諸應正忠直賢豪長者一見即合且多有畧齒爵而結金蘭者而奸邪諂佞如巡撫曹大埜御史姚士觀羽流張國祥武弁李如松李如楨知縣支大綸内豎陳奉李敬十餘

輩雖傾陷百端卒莫如何此又一驗也乃知天地間術數之學自有一種道理要不可廢特有精有不精耳　真人張國祥橫行一方予至悉以三尺繩之國祥乃干徐爵謀于馮保保云彼外官也今未可處姑俟明年大計在我一言耳壬午冬予入都門則保與爵已就逮矣蓋爵乃保幕客而定國之妻張則爵為之媒也三巨奸相倚而不能去一縣令人謀能奪天命哉

吾郡地大人衆奸宄之淵藪也必須地方有人乃可無亂頃因榷稅起釁殺人放火蒲城鬨沸三晝夜不止治兵使者次止近郊觀望不前而有司官皆杜門自守民變未幾而士變繼之郡守方試士諸生奪門以入器用盡燬試卷盡裂而郡守趨避僻處乃免噫尚謂地方有人哉自曹開府春
吉專駐吾郡彈壓且設夜巡官兵于是城中大盜屏跡矣惟是竊盜之主五六家恃有牆壁

流毒數十年捕官捕役貪其常例畏其大援
不肯舉亦不敢舉偶遇一家敗露則各家營
救必脫乃已殆所謂百足之虫至死不殭者
歟　往二十年前其直指夙知各奸主名檄
縣捕之而有爲直指座主者受賄千金爲之
請免以此各奸益無忌憚云
予願
朝廷常用好人天下之福也又願吾鄉常出好
人一方之福也

袁兵曹黃好奇呂詭嘗作刪正四書註以攻紫陽摠其大旨不過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而已陳鈞塘太守爲正刪正力駁袁說之謬崇正闢邪其功偉矣近管登之亦將朱註改削與袁大同小異盍邪說之溺人也久矣而始作俑者項復實緣從祀又何怪乎揚其波煽其焰者之衆也

洪武初俞千人朱季支上書專攻紫陽之學高皇震怒令押季支至該縣明倫堂杖其人焚

其書以此二百年來聖教修明彝倫攸序
高皇建極綏猷之功大矣第不知季文之說何
居意者姚江襲其訛管袁踵其謬乎如遇
高皇則三君之書皆當付之烈熖中矣
袁了凡丁丑場中作我亦欲正人心題結云韓
愈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則謂孟子之罪
不在桀下房考涑三謨閱之喜甚力薦爲會
元蒲州惡而欲黜之同列勸止乃行國學戒
飭之即此而袁陳兩人之品亦可見矣

林居漫録卷之三終

林居漫錄卷之四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古今世事敗壞大都由請託得行晉襄因秦師大計也而婦人免諸國齊景納曾昭大義也而嬖臣售其奸以至儀衍之徒縱横變詐而君大夫一切狥之當衰周戰國之季固無足怪也乃今

朝廷之上邦國之間出一令方順民情而旋阻于有力者之口行一事方快人意而即撓于

受賂者之說且如近日工部審編舖行業已題　請而左右近倖夤緣冒免者過半　朝廷之上猶如此況其他乎公道何以大明法紀何以震肅故曰世事敗壞由請托得行良有已夫

堪輿之說渺茫難信而陰地不如心地一語則括盡其要矣予六世祖貞隱公在元至正間卜壽藏于龍池之山啟土二尺則見一巨碑有宋故尚書四大字先露公遽命掩之術者

曰若用此穴則公子孫卽登科甲且富今既不用則當下丈許須三四世後方發而且不富公曰吾豈可爲子孫早發而毀先代大臣墓耶竟讓丈許而穴焉今祖塋第一塚上有栢樹大數圍枝幹扶踈者是也貞隱公傳四世而先大父寒泉公中正德丁丑進士七世而予中萬曆丁丑會試庚辰進士先大父雅以風節自持歿之日家無餘貲予懼辱先訓亦斤斤罔越尺寸術者之言至是驗矣乃知

堪輿家亦不可廢而心地之語果確論也貞隱公諱德洪武初舉賢良方正門人稱為貞隱先生云

溧陽人史某以給事中罷歸而暴橫鄉里一方苦之為直指使者所劾即訊某強辯不服忽有梟飛集其首而鳴直指曰此汝確証也何辯乃伏辜棄市其子際會緣夏貴溪入銓部改

官寮言官論之尋以考察去倭寇吳浙際為合八百人赴軍前自効遏賊于太湖殱焉而督

府受際重賜上其功加京卿銜廕一子錦衣
世襲餞神誠靈矣如欺罔何
予治湖南以三尺繩橫豎一同列勸予云姑相
容勿相激激則啟禍予復之曰此輩譬若猛
獸激之固爲禍容之亦爲禍第激之而禍其
禍小不過其一人當之而已容之而禍其禍
大恐遂決裂不可收拾爾予既以不得行其
志拂衣去而憲長薛青雷憲副章念清少參
薛欽宇亦與橫豎不恊督首劾予并劾三公

踈留中不下而撫按皆長者之主持贊比盜横承天之變道府縣官俱削籍而諸生之被縱被逮者三四十人會城之變撫按俱干清議罷而馮憲僉及卞何諸有司俱被逮豎閹藩府逃死而其黨縛投江中者數十人夫予與豎相激者也其效何如也撫按與豎相容者也其效又何如也大都壞國事誤蒼生皆調停之說為之耳倘撫按諸公同心協力馭横豎以嚴勿與宴飲交際威群奸以刑勿令

縱橫捭𡃿則彼且孤立無徒而禍少弭矣今也以戀位之心藉調停之說一方既受其禍二公亦殞其名悲夫

英主在上用人行政皆合公評氣象自覺光明歡暢昏主在上用人行政乖違民望氣象自覺闇閤愁慘讀史者千古若鏡也故天下之治亂安危惟在一人而已

國之將興執政大臣多廉國之將衰執政大臣多貪姑以晉士大論文襄之世若狐偃趙衰諸

臣皆憂國奉公故其興也勃焉平昭　之季
若范鞅荀寅諸臣皆黷貨徇私故其衰也忽
焉舉一國而萬古興衰之故可考矣故廉臣
用者興之兆貪臣用者衰之萌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說者以為大臣威福自擅
患其不法小臣祿養未豐患其不廉予則謂
大臣不法政為不廉小臣不廉即是不法

或諗予曰風波起于口舌之間戈矛伏于文字
之內所從來矣毋論國武子蘇子瞻只　如

世廟時胡膏之殺楊給舍趙文華之殺李太宰予未聞乎而便便然好議論無乃階禍乎曰昔明盛之朝庶人可以謗國叔季之世鄉校得以議政當時君大夫未聞禁也今

聖主在上方明目達聰集思廣益採芻蕘咨工瞽以爲

宗社計豈以口舌文字罪人哉吾懼心不公詞不直不足鑑千古毋患禍矣

或問子之教人只言孝弟忠信而不及性命何

世曰孝弟忠信非性命耶但言性命則涉于
淵微即老師宿儒猶未盡悟言孝弟忠信則
切于日用雖庸夫孺子亦能通曉論語一書
孔子所以教當時弟子而垂萬世法程者也
然命則罕言神則不語而性與天道則不可
聞乃世儒曾未能及門升堂而專好談玄說
妙炫俗驚愚豈非孔子之罪人也夫
予少時嘗筆一聯于書室云丈夫須了世間事
男子要為天下奇以自奮勵然浮沉仕途三

十餘年寸長莫效片善無聞此志竟虛竊時

時自愧云

三代而後一德之交既遠如保之訓亦衰大都

是臣負君非君負臣是官負民非民負官

評詩者有曰宋人以議論為詩而詩亡非也三

百篇具在豈盡觸景暢懷天籟自動若二雅

三頌則朝廷郊廟之樂歌也變風變雅則幽

人志士之激談也此孰非議論何獨宋人然

哉特體格風韵至宋而愈下耳

晉公子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古今搢紳之子所以多不肖者皆由此一念耳姜氏曰懷其安寔敗名是知懷安者喪檢之基也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是知懷安者喪身之兆也孔子曰發憤忘食人能以發憤之心易懷安之心乎則何事不可做何功不可成故今日之發憤終身之逸樂也今日之懷安終身之勞苦也

北運白糧之害極矣近見徐玄扈光祿條陳[illegible]

歟可以救其末流矣若本源處猶未之及予嘗欲歸之司農氏不經内豎則正本清源之要也噫非賢相當國惡能辨此

王彥章嘗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當此濁世猶知好名古今以爲美談宜矣獨不聞良鳥擇木良臣擇主乎朱温大盜也以爲臣則篡弒矣以爲君則淫虐矣可事耶不可事耶彥章爲之竭力致死與敬翔李振等耳吾不知其所留者何名也歐陽永叔作史而以死節許

之誤矣

奸而不忠貪而不廉諂而不直皆亡國之臣也
逆而不順惰而不學傲而不敬皆亡家之子
也

君明臣忠一國之福也父慈子孝一家之福也
撫按執法郡縣持廉一方之福也

或謂予朝中大臣之廉者無如晉江而于頗有
不滿意何也曰吾非不滿其行也不滿其心
也其繼自今果能開誠布公如公所言不預

一事不私一人乎則我且以上臣頌美之矣抑其直無也未必久其位如其能久也未必庶其終姑俟論定可耳

今天下吏治日衰教化不獲宣布詞訟不獲速理耕斂不獲時省弊在上官好趨承而恭謁繁也各省猶可兩直則諸差叠至初到有見考察有候生辰令節有賀往返動經旬日郡縣之精神大半耗之道途矣夫考察固當而生辰令節之類獨不可以已乎若守巡彈壓

一方體統尊關繫重亦豈可僕僕車塵馬足之間如浙之温處道江之嶺北道去會城各一千餘里粤之嶺東海北道去省肇各一千四五百里拜年方回賀壽繼之又有迎新送舊與夫不時獻諂者毋論縣驛若干供應設或所轄有寇盜非常之警將何辭以辦愚謂撫按諸差當節省守巡之精神又當與守巡節省郡縣之精神俾得專心民事則吏治日起而裨益地方非非眇矣 各省守巡撫遙

中初到一謁二監非離任不再見即二監去
來亦不過使人迎送而已各省皆效之不可
耶或曰禁止參謁上官往往嚴之而有司不
遵何也曰名禁之而實不禁也且有以遲速
賺客定殿最者矣雖然簿書期會之間以為
大故在漢已如此矣于今乎何咎

予奉使宣府萬紅渾舊寅也時治兵懷來招飲
語次云往寧夏之變當時若得二三豪傑定
矣何事紛擾予曰若得豪傑即一人足矣何

待二三丘澤又云葉龍潭殺降不武予曰龍潭頓兵堅城未聞運奇才畧平平耳獨此一着猶算高手若後請旨未卜何如姑宥之耶則法紀澌滅盡誅之耶則禍端再起孰若出其不意一舉而殲之為得計哉且此我之叛人與受敵國之降者未可同日道也

大臣居具瞻之位當及身之未衰人之未厭君恩之未薄而飄然決去之斯為高節乃足風世其餘臣工亦當知止知足進退之權勿為

人所制做官如做夢蓋世英雄終與塵土同盡格天事業竟隨流水俱東何苦戀戀營營把持利器奔走勢途不勠不去不死不止嗟乎悲哉

管登之作從先維俗議敦崇古道可挽頹風間亦有淆以佛說者刪削而行之于世教當大有裨矣

或問昔白圭自賢于神禹揚雄自比于孟軻蘇子瞻譏其實不至而有侈心世終莫之許也

管登之動以聖人自居嘗曰我于六龍中勝龍也又多說夢兆以神之而京口之生異牛即以爲文成麟至之應若登之者果聖人也乎哉曰使登之擯黜佛老則亦聖人之徒也

胡質爲徐州子威來省告歸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廉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後威爲徐州晉武帝問卿清何如父清對臣不如父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夫胡官刺史而其子來省僅與疋絹而已若今之有司家

屬往來動輒綑載而歸此官之所以多富而民之所以日貧也歟噫淸畏人知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畏人不知者斯可矣

予觀人之廉貪直是天性天性廉者以無取爲主而不動心者也雖祿以天下猶視芥焉天性貪者以必取爲主而不動心者也雖行涉盜跖且攫奪焉或曰既是天性何廉者少貪者多也曰予以世間芝蘭多乎哉荊棘多乎哉

馮南江侍御因彗星見疏劾永嘉及方汪二公指永嘉爲根本之彗方爲門庭之彗汪爲腹心之彗乞斬三奸以應天變壯哉忠臣乎長子行可刺血書疏請代父死壯哉孝子乎忠孝萃于一門人世間所希覯世季子時可慟學有文名

朱晦翁云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君子闇然之道學者反己自修當如此然天知而曰求則是有心之強合非無心

之妙契也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求之云乎吾
人惟務下學而已即上達亦有不敢自必者
況求天知乎哉晦翁因作對偶有此詞病讀
者不以詞害意可耳
秀才如處女處女在父母傍而嘵嘵哆口干預
家政且及外事異日適人必非烈婦故曰人
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士君子立玉指方
寸地上與天子相可否諤諤讜論其誰禁之
下與宰相爭是非侃侃正議又誰其禁之若

傲秀才即使仗義執言非其時矣況乎虛憍
恃氣假公濟私耶
高皇 臥碑國家事許諸人直言無隱惟諸生
不許豈懲宋季之紛擾哉正以堅忍其性情
深沉其涵養蓄有為于不為也 睿思神謨
淵矣
吏部于各官數舉不敵一刺衆譽不當一毀故
有薦墨未乾而以大計處者有之以王官處
者有之並未聞詰其故亦未聞解其故也近

無極令劣轉而錢侍御上疏詰其故矣銓司
又上疏併其故矣詰者則欲復其原官併者
則欲擢以長史是遵何法哉使凡薦而處者
皆效尤焉將賡對不暇豈惟煩瀆
至尊而干紘均之體不巳褻乎
臺省曾經外推未下者不復内推明例昭然近
若楊給舍林侍御之轉京堂業巳破例矣然
猶非自請也兹姚給舍則自請而
旨從中出銓司不嘗執奏耶而乃兩可其說旣

謂無此例又擬以僕少將倖門目啟而銓政益大壞矣

聖兼仁智衛賜之論也管登之獨以聖歸之釋迦而以仁智分屬老聃

孔子意蓋如此及人攻之則曰古不重聖字不念書稱帝德首列聖字在神字上非古耶又曰聖不過六德之一則其說益遁矣夫釋迦者登之所竭力推尊以爲神通廣大開天闢地第一大宗師也却以六德之一名之則是

小之也且小釋迦可也以 孔子爲聖之仁將毋亦僅得六德之一耶登之雖強辯當無解于我言矣

京師各衙門吏書火房皆有項首而太宰本兵及文選職方正郎火房項首至三四千金殊足駭也若吏部司属以賢入者什三以賄入者什七虞德園賒呂姜山項首使人索之嚷罵長安道上二君以此論黜近時緊前弊始令部院公舉而圓巧者各自尋門路于是有薦

爲吏者有薦鄉親者有薦父母官者終未盡
公而用人之柄衆共操之如職掌之柰何
丙戌冬應　召者至都門時黃選郎克念曲徇
權要私納苞苴而楊太宰晚節尚通之主裁
于是圓巧者競起以干華選吳山人語予曰
瞽史有言不索胡獲公杜門靜坐臺省將自
至耶抑人皆集于苑我獨集于枯耶予曰士
各有志焉濯園爲高蹈矯爲通踰垣爲執彈
鋏爲容達人變化與世玄同我也木強所好

是從

撫按查盤必委司理雖由守巡轉詳然只抄謄一遍一字不易處處皆然予任浙楚粵三省凡呈到查盤招駁削過半吏胥或難之予曰吾職在伸冤理枉若吹毛求疵律例未協者可曲狥耶葢有一招而减刑罪至二三十名者减贖鍰至三四百金者然二監亦未嘗不允也彼務爲迎合苛刻者何心哉

藩臬患病撫按代奏銓部覆請郎予長休告

本朝令甲也間有才望素著或因公正發憤拂衣去者則許病痊起用亦有將奏疏立案仍行令供職者然而甚鮮也予去湖南已奉
欽依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矣及去海北督府亦以此具題而銓部置不覆移督府催予復任至再至三越兩年而猶未覆則大破常格矣孰知予也泉石之盟自少已締今老矣何忍寒之而雞肋一官耶

近郡縣考試童生有傳太倉公囑十餘人者予

曰此豈元老大臣事殆風聞之誤不然或假之也一友曰薦引後學非若干預刑政者之污也亦不可耶曰占一名私情則妨一名公道故不可耳無已鄉賢胤嗣陵替不振則訪求其可進者公舉之以崇明德可子孫弟姪關係至情則面試其可進者量舉之以防遺佚亦可捨是則與干預刑政者何異焉得無取輕于郡縣大夫乎

朝廷黜幽之權撫按並操之癉惡之權直指獨

操之然皆不自操也而委之司理司理亦不自操也而委之胥史于是有窩訪者相與爲奸利矣則是朝廷兩大權俱操之奸徒手乎又安得至公至當而無一枉抑也　窩訪家處處有之有賣而縱之者則兇人漏網有買而内之者則善類蒙辜流毒慘矣府首領縣佐貳以至倉廵雜職時時納賄以求免而縣正以上亦且明神畏之不敢正目視也噫世有虎狼僅藏巖穴而此輩之如虎如狼者乃

橫行白晝大都中可怪也風憲執法之官不能斬刈剪除之而顧耳目心腹之尤可怪也夫

問何謂君子曰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一以道義不與俗同此之謂君子曰如斯而已乎曰大德不踰閑大節不可奪非見之真養之定其孰能之

鬬子文辭祿于君而曰我逃死非逃富也鄭伯張歸邑于公而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小子

聽之夫二大夫之言不可不識也聚財歛怨蘊利生孽從古已然況涉叔季之末流乎其敬奴輩之心而踵季倫之害也可勝道哉乃知楊太尉貽之以清龐德公貽之以安其見高矣其慮遠矣小子識之何憂乎貧敬戒之訓可以書紳兒有憂貧者以此諭之

閱康常博元積疏解泰卦之旨以陳時政之謬反覆數千言發揮明甚末處云

陛下有摠攬之名而無其實各臣有誤國之實

而無其名猶爲確論第嬿大長

主上一日萬幾暇徧觀乎

自古亂邦必由小人譬之狎猛獸飲毒藥未有不裂肝碎首者葢無時可用也而聖人作易獨發于師卦曰小人勿用何也得非以干戈搶攘之際第求戡定禍亂之才而毋問其人也乎故聖人獨于師卦惓惓戒焉彼鳴條之剪夏阿衡懋其勳牧野之造周鷹揚樹其烈豈藉小人力哉而兵家者流乃有使貪使詐之

說嗟乎此債帥憸夫所以旋仆旋起而剥軍誤國者也　往本兵徧聽沈惟敬委以封倭事予上疏諫有憑小人以求款之語公覽揭怒曰用兵亦擇人品耶予以此且言之公默然

梁鴻家貧乏炊且比舍先炊巳呼鴻炊可及釜熱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乃滅火更炊

即一細事而伯鸞烈丈夫之槩居然見矣吾獨怪夫世之君子既巳薦賢書登甲第豈不

可烈烈轟轟自樹高標希蹤前哲哉乃遇灸手熱處輙便投足實可由膝可屈當其時試以伯鸞語語之有不面赤背汗而愧死也者幾希

林居漫錄卷之四 終

林居漫錄卷之五

畸集

古吳松菊主人伍袁萃撰

官嶺表者輒招薏苡之謗豈嵐土使然若守南海者皆吳隱之守合浦者皆孟嘗雖貪泉日飲珠池夜光亦豈以易其心哉聞諺有之廣州太守忙十萬潮州太守坐十萬瓊州太守眠十萬予始不信頃遊粵中詢之且云自採榷之後已減其半嗚呼庾關鳥道鑿自何時貪婪載途介潔寔稀扇西山之清風掃北轅

之職轍將屬之誰哉

世傳伯淳正叔同赴友人席坐中有二妓正叔色变拂衣去而伯淳留飲盡讙乃別正叔似伯夷伯淳似柳下惠然吾輩法程還當屬之正叔至若有妓無妓之說近于談禪而涵蕩子鮮不藉口矣此語必非出于伯淳殆好事者附會之也歟　宋有官妓故士大夫宴會不禁然正所謂流俗汚世事也伯淳而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若鄉愿耶古語有之男女無

別則亂生而不同席不共食曲禮也童子習
之矣朔與賤娼同席共食混男女之別長淫
慝之風何以爲明道先生哉故匪獨有妓無
妓之說爲妄即一去一留之事亦誣也意者
蘇子瞻輩嫉正叔端方故設此以嘲之歟
王陽明極喜座中有妓心中無妓之語時時稱
道之故其門人多有蔑棄行檢者或誚之則
曰吾心原未嘗動也丁邳年陽明高弟王龍
谿過吳中與蔡春臺講學一日春臺語及陽

明龍谿曰先師已造位神人焚之火而心不與俱焚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予時待側聽之甚駭後在都門以質孟我彊我彊曰必到此地方知此旨予終不謂然近有議鄒泗山掘藏頗名者潘尚璽雪松云此偶然應迹耳泗山道大原無利心何足爲累益遡求士大夫酷好禪學故議論多如此而方正潔修之士反以窄隘執泥病之可怪也夫

猿狙性巧凡榛栗芋栗之類多積而藏之深山

窮谷中以爲終歲計自度人無發之者而卒
爲人所發豈非人智強而物智弱歟世間有
一種富翁千万以積之百計以藏之累數十
萬以遺其子孫然或燬于回祿或劫于大盜
或敗于驕子不一再傳而盡失之然則人智
果強于物智哉同歸于愚而已矣語曰多藏
善亡豈財之善亡所以積之藏之者亡之耳
若人能積善則無惡于積也人能藏修則無
惡于藏也受祿于天子孫保之如晉之祥覽

躬行孝友而子孫昌貴累世不絕與晉相終
始其善積也夫其善藏也夫
衆仲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如
賜禹姒姓氏曰有夏賜四岳姜姓氏曰有吕
是也此姓與氏之辨也後世誤以氏爲姓始
有同姓締姻者矣姑舉一二吳蔡皆姬姓也
伍呉皆芈姓也孔宋皆子姓也惟王氏之姓
不可辨葢周與七雄之亡子孫散在民間皆
稱王氏卽春秋時王侯卿大夫之胤間有稱

王孫氏者故不可辨也

言官論人當直指其溺職之愆毋巧發其處心之謬蓋溺職之愆莫得而掩者也直指之詞嚴義正彼又何辭而見之者亦無不服處心之謬可得而掩者也巧發之傍引曲證彼且有辯而見之者亦未必信乃今之論人者吾惑焉大都直指者少巧發者多故觀章疏之巧直而言官之品且自別矣

問官之品大槩有二一方執則拂人圓通則失已

何處而可曰兩[illegible]理何如曰事理應執則方者貴矣事理應[illegible]則圓者貴矣雖然方執多是君子圓通多是小人又不可不辨

問心何以靜曰屏慮曰得無與大學之旨戾乎曰屏慮而後能靜者官止而神行也心靜而後能慮者宇定而光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

人之所恃以生者神氣而已養神莫善于省思養氣莫善于稀言

先儒云君子自信其心而已在外是非毁譽可置勿問此語有病心固當自信然使一念錯認堅執不化無恤人言將小之决裂行檢大之敗壞天下心可槩信哉故屬人之是非以考已之得失鑑人之毀譽以定已之從違反觀與自信合而後可

孝親者不以三公之貴易一日之養好學者不以萬鎰之寶易一寸之陰

丑計偕至京同寓有一老上舍聽選者扶溝

縣人也予問以李福達事答曰此生少時所
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寅好招納奸宄
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訐者福達亡命攜二
子投鉞鉞愛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寅齒
名二子大仁大禮寅無子以大禮爲子撫何
鉞寅俱故寅專有其資二子納粟入國學而
大禮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勛同邑韓
良相亦尚俠與寅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
之馬直指擻下而寅走匿武定家于武定書

求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
言情眞無枉詞連武定時武定以迎合議禮
有寵于
上而與求嘉比周爲黨求嘉以此力爲辯雪而
公論遂詘良相旣抵死則以所爭美妾貽寅
寅爲託武定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漸貧落
大仁選幕職移任河南大禮仍以妖術惑人
一旦挈妻子去不返及予令貴溪嘗質之江
中丞子云當時常給舍力證張寅爲李福達

亦如上舍言由此言之永嘉黨奸蔑法流毒

搢紳之罪可勝誅哉

近有門生官嶺南謁予請教而有憂色曰聞此

地最易招謗何以自免予曰子第持之以廉

正耳何謗之足患哉明珠文犀之謗亦薏苡

招之也若垂橐而往垂橐而歸其誰能謗之

語不云乎無鹽之女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西

施之子善毀者不能蔽其美又問何以處鄉

大夫曰賢者敬之不肖者疎之曰知人寔難

何以辨之曰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此足以槩其品矣問何以事上官曰尊之而勿諂也何以率諸生曰教之而勿昵也何以待使客曰世世俗炎涼之態勿趨也何以治百姓曰愛之如子而敗群者勿縱也何以馭衙門人役曰作奸犯科者必重懲而嚬笑亦勿假也生起謝曰敬聞教矣敢不奉以周旋

貫溪有巨竊各處採訪者皆集焉于庶得之一且特入其家盡發其交通爲奸狀凡官吏士

民諸不法事悉款列而籍記焉蓋流毒廿餘載矣乎立杖殺之無不歡呼稱快韓直指貽予書云訪非能害人所以訪之者害之也公獨得其所謂窩訪者則神奸破膽而一邑之人俱得貼席卧矣自後直指凡三至無一訪者前此直指行部輙訪六七人而干連常至數十人闔縣騷動云

貴溪賦額惟官田偏重萬曆九年丈量量出未陞科田十餘萬畝乃均官民田爲一則而二

百年來官田重賦之害除矣是冬因查祭米
清造冊未完奉文姑照舊額徵收一半次年
春冊完始照新額而官田業戶已多納舊額
銀九百八十兩矣劉縣尉語予曰此正所謂
無礙官銀也今冬當入計京師費用不貲盍
取此以佐費乎予曰閭閻苦此久矣幸遇
皇仁得脫此苦一絲一毫皆民脂也何忍取之
耶先正有云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傍人說
短長吾師乎吾師乎乃悉召納户照數散還

之

予附　兵部車駕司主政職專與科道分日巡

視

皇城到任見有皂役至十八人之多心甚訝之詢

其故則守衛　皇城官軍額設八千員名多

爲内豎及武弁所賣放而此十八人者亦吞食

其間每名頂首八十兩或有緣事革去一二

而旋革旋入牢不可動因念非斷其根不可

査此十八人六爲會同館厨夫四爲順天府編

差予呈堂悉發還之自雇長班二人應役時
楊本菴以少司馬署部事謂予曰二百年來
積蠹一旦驅除甚善第恐難乎其繼爾
予嘗奉
命監放京軍布花有黑窯廠軍一百二十名唱
給時只八名問之則皆積年包攬衙役非軍
也因發兵馬司究狀執稱該廠每年支出月
糧共一千四百四十石并棉花折布俱以充
修理供應之用雖有軍之名而歷年巳久皆

不知所在矣予再三鞫之則工部分司有不得辭其責者且疏欲參之而堂翁石東泉顧沖菴力阻以爲若疏上則以前分司亡慮數輩皆當被重譴不但今張主政一人已也公能忍之耶而前兩年監放同僚亦各苦勸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兄何自居于明而忍居弟輩于闇耶予是其言乃止畢竟此弊當革國家竭民脂以養軍乃又朘軍需以饜奸貪乎

張主政名鳴鶚

文王蒙難而演易固已安于性命之正矣史乃
謂閎夭之徒求有莘之美女以献紂不亦謬
乎使閎夭設此謀何以爲聖臣使文王藉此
免何以爲聖君意者齊東野人因范蠡進西
施事而附會之歟北宮子曰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懼而歸之斯實録也
郭勿齋安儲蹶可謂社稷忠計而卒取奇禍何
也人主骨肉之間葢難言之矣公讀書中秘
博極載籍而韓子說難猶未讀乎公既以忠

賈禍而又不為公評所與何也禮曰人臣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遠而諫則諂也況大計放逐之臣乎聞當時疏上

世廟覽之反覆玩味若有所感者忽震怒命江右直指即誅之直指及門公方以娶婦衣緋宴客直指徑入執其手付行刑者斬于西市殺諫目者多矣未有若是憯者固公自取之哉雖然苟有裨于國弃其軀可也是其言而殺其身殆 英斷之過歟

朱鑑塘以救言官削籍自負忠讜目中無人開府吳門恣睢尤甚余初未信及擢任至京予往謁之故爲冷面不發一語茶至亦不起予不能平曰海内故不乏忠直士然貫榜頗多若吳復菴趙定宇首觸江陵所最忌更爲難得公祖大疏委婉巽順當時不處亦可朱公曰貫鄉非吳趙二兄幾無人矣予曰宇宙内事皆士君子事吳趙一疏亦未便了公祖雖具隻眼恐敝鄉人品尚未盡識公色變遽起

而別聞之東省搢紳惟重趙南渚而不重盤

塘有以也夫

嘉靖季年華亭當國嘗從王陽明游好講學朝

紳之競進者多附和之其學憲某某齋也凡

行部諸明倫堂自講良知之學令諸生跪聽

之講數語輒顧郡守曰此陽明先生獨見發

千古未發之秘嘗至某府講學有一狂生向

前曰生小時讀孟子只道良知是孟子說的

今聞宗師指教是陽明先生獨見乃知孟子

大賢不隨聲傍吻雷同勦說學憲知其剌巳
遽輟講又之一府時值盛暑諸生跪烈日中
而學憲講說諄諄不休諸生不勝熱悶齊起
曰今日宗師教諸生乎拷強盜于徑各趨出
獨一生跪如故學憲慚且憤語郡守曰此地
士風頑梗不聽教訓乃爾因謂獨跪生曰我
纔講的爾可領會否生曰領會得宗師是天
人今講的是天話學憲怒叱出之曰也是那
一夥內人

予在浙中聞之一搢紳陽明晚年頗自悔嘗云朱元晦學問醇實畢竟還讓他又語門人曰吾講致良知原自有味却被諸君敷衍今日講良知明日講良知就無味了且起人厭

諸君今後務求體認勿煩詞說

大凡作文引用故事務要切當如駱賓王討武曌檄有云鷰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廷之遽衰俱用妖后亡國事何等切

當又須博學方得應手
方今仕途壅滯司銓者難之而議者輙曰在京
有官無缺在外有缺無官補大寮選科道郎
疏通矣愚則更有說焉仕途壅滯由司銓者
曲狥人情而懲貪之法未嚴也如兩司以貪
論者贓私累萬而僅從降調未幾仍列方岳
任風憲矣有司以貪論者贓私數千亦僅從
降調未幾仍作民牧入部寺矣倘一涉贓私
便行黜逐毋留其根則壅滯何患不疏通哉

而世道亦廓然一清民生永無剝削之禍矣

同年劉筠嵩在比部時兒可十三四歲日侍毋食一日有奴之平則門忽見兒穿藍縷衣同兩丐坐地驚問兩丐逸去遂從兒歸闔家驚詢毋曰兒纔共食何遽作此狀兒曰兩日前站門首被兩丐持去換我好衣堅留不放覓是午共食兒無蹤第見衣鞋擲僻處耳此大異事若兩丐者豈穆天子傳所稱西域化人耶姑存之以備搜神志怪者採焉此事京師閧傳予屢

諭閩中同榜具云有之特以選伏亟行未及而舊務嘗耳筠嘗名庠蕙

高皇帝欽卧碑娼優隸卒之子不許入學故有司

收考儒童必取保結首列此款邇來法紀蕩

廢賄賂公行視卧碑若頑石茂保結為虛文

而芹宮類水之閒濟濟多醜類矣或曰立賢

無方其說何居曰古者公卿大夫俱由世官無

方云者耕莘之夫釣渭之老蓽門圭竇之人

皆得奮庸熙載也豈謂厮養卒哉若夫厮養

輩今日既與搢紳之子揖遜于膠庠將他日

又與搢紳之士翱翔于廊廟而罷老奴老隸且獲冒封典徼寵命矣豈不辱朝廷而羞當世士哉考之漢時最重良家子而　本朝良賤爲婚之禁載在令甲則娼優隸卒不齒于人固非一日矣今也妄引上古立賢之說而抗違

皇祖立碑之旨可乎哉或又曰古之取士不廢夷虜不遺盜賊何歟曰若爾所指非金日磾戴淵耶夫二臣者漢晉之忠臣亘古亘今僅

一二見者也若今之奴隷子吾懼其有二臣之賤而無其令德也且多方多士並無此風惟蘇松常杭嘉湖獨有之六郡文獻甲天下又何藉一二不可必得者以傷風教哉　往郡城中間有一二奴隷子入學者衆皆駭嘆邇來冒濫日歲每遇送學輙有數人遂恬然不以爲怪矣此輩士夫既認爲同宗而廩生又受其重賄故肆無忌憚至此最可恨者主勢一衰便圖反噬如趙少宰與執政相左罷

歸嘗杖一奴奴子戴修之髡首爲膚受狀徧
告各院又徧投謗書致少宰飲恨而歿海虞
諸生力請黜修之至云願與同黜不願與同
列而當事者竟改入府學噫誰生厲階誰立
赤幟又何怪乎冒濫者之衆而反噬者之多
也

林居漫錄卷之五終